



佳 作

由 命

藍涵鈺

由命



藍涵鈺

「人們沉浮在跟自己相似的人群裡，而人生也不過是一場征服他人耳朵的戰爭。」 ——米蘭·昆德拉

有時候我懷疑，一切只是命中註定。

橢長形房間儘管狹仄，仍無時無刻充滿各式各樣的聲音。最常見的場景是，午後陽光從院子裏篩進來，麻雀吱吱喳喳，我蹲坐在自己的小宇宙，讓Beethoven的「月光奏鳴曲」輕輕滑過耳膜，但這時我通常會立即打開另一台新式的索尼收音機，把時下最迷炫的搖滾樂一股腦兒塞進去，重金屬轟炸，一念之間，地獄天堂。左耳右耳前開後關，彷彿被賦予不同職命的微臣，唯唯諾諾地稟受著聖上的懿旨。

每當我不在，家裏安安靜靜彷彿一幢空曠無人的廢棄空屋。面對這樣的人生，時而覺得乏味，卻也莫可奈何地隱忍。生命有諸多時刻並非你自個兒可選擇。生命它有趣便有趣在它的曲折離奇，這從我極幼

年之時便已知曉。

娘跟妹一樣排斥聲音。不同的是，娘後天重聽，妹則對聲音存有某種幾近病態的潔癖。他們從不干涉我在屋裏把兩款截然相異的聲音雜然混淆。我的刻意舉止他們心知肚明，除非必要絕不開口，他們下意識沉默。對話，這個字眼在我們家(海市蜃樓般的夢幻場域)就像是沙漠中的綠洲，直覺其形卻永遠碰觸不及。若真要說我們三人何來家人間的默契，那大概就是「眼神溝通」了。只稍用眼神，便能窺知對方的心理想法。那湧動在這靜默場域間的唯一證據，便是如同伏流般隱約的張力。那股張力是蛛網，緊緊地牽繫我們一家三口賴以維生的依憑。

人人都說我有兩隻大耳朵。真的大嗎？我倒不覺得，有時候我懷疑，那是眾口鑠金的結果。一天比一天大的耳朵，像史前神話裏難得可貴的珍奇靈芝？正因如此，我習慣全身光裸在鏡中端詳自己的器官是否

勻稱。耳朵。眼睛。雙手。雙腳。鏡之凝視中，我滿足於自我肉身之奧秘，一面反芻自己的聽力。睜大了耳蝸，渴望在這間房子攫取任何片段細微的聲息。不過終究是徒勞。只要我在某個瞬間不自覺加入他們那一國，世界就會徹底被沉默淪陷，如一場節節敗退的棋局。

有時候我在想，那些被碾成爛泥的記憶，是否仍有妥協的餘地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那夜的事情未曾發生，那麼娘的重聽、妹的自閉，以及我的種種詭異自辯的行徑，是否就不會發生了呢？會不會我自以為仍在孤軍戍守著記憶的田畝，但其實我早已跟著父親、娘和妹一樣，徹底背棄了這個曾經夢幻甜蜜過的破碎家園，並將自己的精神主體逸失到另一個未知的國度去了？尼采說，永劫回歸的概念是最沉重的負擔。我不敢確定世上是否存在著真實的永劫回歸，畢竟指尖可以重複彈奏出無數次Beethoven的「月光」，耳朵也

可以不斷接收各種稀奇古怪的聲音，但生命吶僅此一回，更無法瀟灑地說一聲：「銘謝惠顧，歡迎下次再來。」有些時候，我還是會忍不住懷疑，徘徊在人生窄巷裏的記憶片段，那一連串光怪陸離的蒙太奇，是否真如命中註定般回天乏術？